

人生思想行為之建立，可決定終身事業之前程，最重要之階段，當在青年求學時期。唐先生在校發揚之三大精神，對交大學生之影響，實在太大。凡交通大學學生，曾領受唐先生之教訓者，雖年代已遠，而其不受賜終身，至今感激。馮君策兄即為此時期中，接受唐先生薰陶，而一時挺出之英才。

君策兄與筆者在交大時，不特同系且又同班，習電機工程，志趣相投，過從頗密。君策平時寡言笑，但對學問，則殫思竭慮，孜孜不舍。與之所至可健談數小時而無倦容。離校以後，勞燕東西，各以身為行役，音候杳然者幾二十年。直至抗戰軍興，不甘屈居敵人籬下之學者，會集後方，始得與君策兄重見於戰時首都重慶，細談往事，倍覺親切。在這時期，君策兄已開始他的高空電離層研究。

抗戰勝利後，君策兄為貫徹其研究志趣，求了解電離層在地球兩極上空之變化情形，特於民國三十六年九月，親赴挪威國斯匹茨卑爾格之長年城，計劃該地與重慶間，作長距離六、九〇〇公里之通信試驗。長年城位於北緯七十八度，適在北極圈內，此一試驗，卒告成功，實開國際間超越極區通信之先河。

匪共叛亂，君策隨政府來臺，成立電離層觀測臺，繼續工作。筆者亦從海外歸來，適張曉峯先生出長教部，堅邀主持教育部科學教育事宜，始復有與君策兄商談科學研究之機會，最近五、六年間，更因國際地球物理合作組織中國委員會之成立，君策兄亦為委

員之一，接觸更多。臺灣上空電離層記錄，常為中國委員會科學年刊中最重要之資料，在國際學術交換上，該年刊頗為其他各國委員會所重視，因此增加了該刊之價值。

君策兄對其生平工作，最好津津樂道者，厥為其北極圈通信試驗，玉山嶺地波測定及最近開始進行之電離層漂流現象等，此皆足以表現其孜孜不倦、實事求是、追求科學真理之精神，這確確實實是交大傳統精神之發揮與表現，我交大校友應統向君策兄低頭。

我國過去，對政治舞臺人物，每好宣揚其如何如何偉大，惟恐其不盡，而對埋頭苦幹置身於實驗室中之學者，每淡然忘之，以為微不足道。君策兄以本省上空電離層記錄，與世界各國研究電離層中心交換資料，使中華民國列入於世界學術之林，其對國家之貢獻為何如，因君策兄電離層之研究，及日蝕時電離層及短波與超短波傳播影響之測驗，與世界其他各地區之資料綜合研究，得到一廣泛結論，為電離層之F層，不全受日光中紫外線之影響，而與地球磁場有密切之關係。惟E層與D層，則受日光之直接影響。此一研究，在科學上又是一件如何偉大的貢獻？

最近張曉峯先生籌建遠東大學，請君策兄計劃電化視聽工程系，受命之後，對課程之安排，設備之佈置，教師之延聘，幾日夜不休，從事於此。據馮夫人閔湘女士見告，君策兄在逝世前夕，尙獨處書室，為此事操心，其處事之忠，亦於此可見。

君策是一位無聲之科學英雄！

自奉儉·好義切

·王 光·

我與馮簡博士，雖是交通大學同學，但他學電機，我學交通管理，由於專業的不同，在大陸時期，我們接觸的機會並不多。到了臺灣，他住在臺北市青田街，我住在麗水街，相距咫尺，常常在路上遇見。他的夫人閔湘女士擅長丹青，內子亦喜繪事，她們的彼此觀摩，亦增加了我們的往還。民國四十五年至五十年，我們在交通部交通研究所與張志禮先生等同編「交通科學彙報」，為了審閱文稿，決定取捨，每月要作一兩次的會商，並且常常同時出席各種交通學術性的會議，增加了我們共事的機會，亦因此增加了對他的認識。

他的身長不高，體重不够，臉上深刻着思想之路，看來要比他實際年齡大。總是穿中山裝，走起路來飄飄然，口內常銜着煙斗，說起話來總是笑嘻嘻，讚美人的時候多，批評人的時候少，即使對於文稿的取捨，亦是如此。

臺灣大學配給他的房子，間數不少，房內除了書外，很少陳設，太太市場歸來，籃中總是蔬菜多，雞魚鴨肉少，似乎平日，飲食亦很清淡。民國四十六年，他獲得了國家授予他的學術獎章一座，獎金新臺幣二萬元。那年我們交大同學，為了協助政府設立交大電子研究所，發動捐款，我正籌辦此事，他一聽到消

息，立即捐出一萬元，我和錢其琛、于潤生、郭宗太、孫金生諸位先生商議，大家認為他一生清勤，不忍分潤國家對他的懋獎，全數彙還，後來退來退去，我們才接受他五千元，他似乎才開心些。他自奉之儉，好義之切，於此可以概見。

今年二月，他獲知其尊人在江蘇原籍逝世的消息，即在臺北市濟南路華嚴蓮社設奠，去拜奠的終日不斷，他以六十六歲高齡俯伏靈幃，哀切逾恆，週後一踵謝，其孝思盡禮，今日真是罕見。

他來臺十多年，除在臺大任教外，始終主持交通部電波研究所，這種研究，不但乾燥，而且要有耐心，他鏗而不捨，領導十多位專家，完成好多有價值的報告，使我們參加國際地球物理年的科學工作有了光彩。同時他亦培植了好多人才，有位臺省籍的柯賢欽君，現在美國繼續研究，已成爲名教授，還有一位臺籍黃鍾洛君追隨他研究十多年，亦負時譽。他和我們談起電波研究工作，總是自謙，歸功於他們。他對他的臺大學生們說：「吾人習工程，其旨爲造福社會，此善念亦善根也。諸君研習四年，已具善念，惟望持久發揚，推善及人，與人爲善，律己去私，勿生惡念，嚴善惡之分，正治亂之本，方不負所學。」這是他所說治學做人的道理。的確，他一生亦是這樣力行的。

「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，舊倫理中新思想之師表」，他當之無愧。